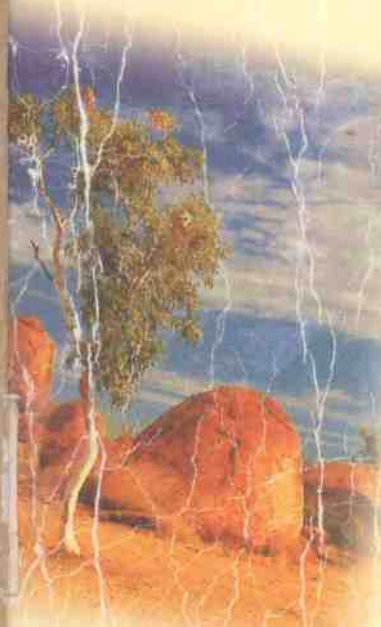


湾 / 席 / 绢 / 作 / 品 / 集

Xinji

沙漠中的绿洲



沙漠中的绿洲

席绢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沙漠中的绿洲

——席娟经典名著

(台湾)席娟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130 千字

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 - 5000 册

*

ISBN 7-5059-3011-7/I·2273 定价:9.80 元

楔 子

钟雅君惨白着一张素净的脸，眼睛直盯着不安而绞动的手指，虽然帮助唐促天和章绮萱私奔成功，使她对眼前这男人深感愧疚，但是她却没有一点儿后悔，反而觉得自己作了正确的抉择。并非桑子荣这男人不够好，只怪他和绮萱无缘。

钟雅君始终坚持有情人应成眷属，所以她才毅然决然的说服唐促天和章绮萱私奔，而无怨无悔的挺身而出收拾这个烂摊子，不管桑子荣，她的父母，或者其他入如何责备她，她都认了，敢做敢当一向是她最引以自豪的行为准则。

桑子荣始终铁青着脸，一言不发的斜倚在窗台边。他的眼中充斥着愤恨、受伤、心痛……种种的情绪。婚礼在即，心爱的未婚妻却演出…场逃婚记，对方偏偏又是自己最信任的……！过度的愤怒，使他咬伤了自己的下唇，泛出几许血

“桑先生，你的唇受伤了？”钟雅君惊愕道。

“用不着你猫哭耗子假慈悲！你以为是谁造成的？”桑子荣眼中透着毫不掩饰的恨意。

钟雅君不禁打了个寒颤，一股刺骨的寒意贯穿全身。

“我从不觉得自己这么做很伟大，而是……”钟雅君本以为自己够勇敢，偏偏她的声音却不争气的抖颤着。

“而是什麼？”桑子荣几近嘲讽，一步步的向她逼近。

她反射性的瑟缩了一下，背部紧紧的贴在椅背上。

他像一只猎鹰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扑向她，偌大的右手扎扎实实的掐住她纤细粉白的颈子，左手将她那只小手紧紧的扣在椅背上，更以魁梧结实的身躯，将她的身子逼靠在沙发的一角。

她完全动弹不得，浑身无力，急促而惊恐的喘着气。

“而是怎样？说呀！你不是很能言善辩的吗？怎么？这会儿却成了哑巴了？”他的眼中尽是残酷无情的恨意。

钟雅君心中有如万马奔腾般的慌乱与恐惧，她隐约闻到自桑子荣身上散发出来的杀气。

他真想杀死我？这个念头令钟雅君更加惊骇不安。她发觉自己呼吸愈来愈困难，由小而大的耳鸣声，更令她意识到浓郁的杀意。

然而，她依然不认为自己有错，更不后悔自己主谋策划了这个私奔事件。

“我哥哥和绮萱是真心相爱，有情人本就该成眷属，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……”

她用尽仅剩的一口气力挣扎道。

“住口！贱人！”桑子荣目露凶光，扣在钟雅君颈项上的手指，几乎陷入她的肌肤中。

她眼前发黑，自觉血液自脑部迅速的流失，感觉开始麻木……“住手……我会死的……”她气若游丝的呻吟道，接下来她再也没有任何知觉了。

混浊而烟雾弥漫的空气，无情的将昏睡的钟雅君呛醒。她困难的睁开双眼，颈项间微微疼痛，令她更加不适。

钟雅君逐渐寻回昏迷前的情况，她下意识的挺起身躯，缓缓的抬起头。

正当接触到桑子荣那自眼眸中射出的两道光芒时，她的心儿偷偷的悸动了一番。

他和促天一样，是深爱着绮萱的。再次意识到桑子荣的真心，她竟有着莫名的心痛——

“我该怎么做……才能弥补你所遭受的创伤……”话一出口，钟雅君被自己过于感情浓郁而带着怜惜的声调吓了一跳。

桑子荣脸上的表情显示他和她一样讶异，还掺杂着不解，以及……某些难言的情愫。

“我是说……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，只要能补偿你的损失……”钟雅君连忙自他脸上拉回自己有些失控的视线，故作轻快的解释。

“损失？”桑子荣受伤的嘶吼，“你把我对绮萱的爱当成什么？你如何赔偿我的‘损失’？”他的语气中充满愤恨与轻蔑，显然他因她的话受到不小的创伤。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……”钟雅君为自己的失言感到羞愧，争着向他解释，但当她迎着他那足以教人冰冻三尺的神情时，她说不下去了。

室内再度陷入死寂，钟雅君缩在沙发一角，双膝托着下巴，不敢再抬起头来。她害怕他的视线，那令她感到恐惧、愧疚，还有……莫名的不安与悸动。

桑子荣毫不掩饰的审视着缩成一团的钟雅君。眼前这个女孩子他虽是首次邂逅，但是关于她的大名及一些相关事迹，他早已耳熟能详。原来她就是章绮萱既崇拜又喜爱，一天到晚挂在嘴上的闺中密友。

他不否认自己一直对素未谋面的钟雅君有着某种程度的兴趣，因为依照章绮萱的描述，她们两人的个性正好相反，截然不同。章绮萱纤细脆弱，钟雅君则坚强内敛，怎么也想不透两人竟是好友，尤其今天亲眼瞧见钟雅君后，桑子荣更不能不承认，她就如章绮萱曾经形容的那般。

想到这里，他更加愤恨难平。

“绮萱一直想找机会告诉你实情的，可是，面对家自小将她养大的恩情，她实在说不出口，她，……”钟雅君没头没脑的

冒出这一大堆话。

“她就和你哥哥私奔，让我明天在众多亲朋好友前颜面尽失，下不了台？”桑子荣的样子像要吃人般恐怖。

“不……”钟雅君抖着声音，似乎想辩驳什么。

“你说你要补偿我？”桑子荣突然冒出这么一句，虽然他脸上不再充满愤怒，但却冷漠诡异得骇人心肺。

钟雅君不由自主的猛点头。

“很好！”他露出魔鬼般的笑容。

他不疾不徐的走向她，冷不防的将她拉进自己怀中。

她因他突如其来的拥抱而心脏剧烈起伏；他为自己不自主的心跳加速感到意外……

他故意忽略自己的异常反应，用令人毛骨悚然的口吻，说道：“明天婚礼照常举行，只不过新娘换成你！”

“呃？”钟雅君因过度的震惊，小嘴吓成O字型。

他不给她任何反应的机会，继续说道：“你会成为我桑子荣的太太，但是你要牢牢记住，我恨你。恨你自做聪明的剥夺我应得的幸福，这是惩罚你的罪过，而且，我永远不会爱你，也不会温柔待你，你就准备当一辈子的怨妇吧！”

说完，他狠狠的摔开她，狂笑的离去。

她呆愣愣的杵在原地，他的宣告，仿佛是来自地狱的审判，令她无力承受。

“这不是真的……”钟雅君两眼呆滞，无力的呻吟，泪水像决堤的洪水般，一倾而下。

她知道桑子荣要娶她是真的，桑子荣恨她也是真的，桑子荣所说的话更是真的……

但是她不能逃走却更是千真万确的。她经营的只是一家小小的婚纱礼服设计公司，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，能险象环生的撑到今天，完全是靠桑家的照顾，给她生意做，否则早就倒闭了。而桑家之所以如此眷顾她的生意，只有两个原因，其一是桑子荣相当赏识唐促天的设计才能，其二就是章绮萱的关系了。

现在，桑子荣最赏识的唐促天和他最爱的章绮萱私奔，他没有理由再维护她了，没把他们打进十八层地狱已是大发慈悲了……

想到这里，钟雅君似乎较能接受自己即将面对的命运了。

她一个人的牺牲可换来了她的事业得以保全，唐促天和章绮萱的恋情永存，还有双亲的巡享晚年……

钟雅君凄然一笑。“这可是一本万利的生意，我何乐而不为呢！”

她笑得更凄惨了，泪水再度决堤。

6

国内数一数二的连锁婚纱摄影礼仪公司，年轻总经理的结婚大典，自然是盛况空前，热闹非凡。桑子荣举手投足都散发着无限的男性魅力，这更令与会的女性宾客们，羡慕那将与他步向红毯彼端的幸运新娘。

尤其，在场的宾客们都迫不及待的想一睹这个，突然换将的幸运姑娘究竟是何方神圣，竟然如此神通广大，能令一直深爱章氏集团独生女章绮萱的桑子荣，移情别恋，在结婚前夕，抛弃章绮萱，而与她共结连理。

较之会场的人声鼎沸，新娘休息室可真是冷清无比，而且还一片愁云惨雾，气氛之糟，比丧礼还有过之无不及！

丁华娟泪眼婆娑，不停的咒道：“你这个贪慕虚荣的贱女人，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，竟然怂恿促天和那个女人私奔！促天也真够傻竟然听信你的鬼话，我们真是白养你了！”她愈说愈激动，终于忍不住歇斯底里。

“阿娟，你冷静一点吧！咱们自己没长眼睛，被自己养的狗咬了，也只有认了，否则，还怎么样呢！”唐庆鸿万般无奈的

安慰自己的老婆。

“如果是狗,还知道感恩图报,这个贱女人根本连狗都不如……”丁华娟面目狰狞的向钟雅君扑过去。

“阿娟!”唐庆鸿连忙阻止妻子的动作。

“妈……”钟雅君无力的哀求。

“谁是你妈!我才没这个好福气!贱女人,把我们的脸都丢尽了!”唐华娟在丈夫的怀里,像发狂般嘶吼。

“唐先生,您最好先送唐夫人回去休息,再回来参加婚礼!”一旁的服务人员好心的建议道。

“不必!我和我太太这就回去,这个婚礼我们本来就不准备参加了,你向男方交代一声吧!”唐庆鸿说着就怒气冲冲的扶着唐华娟离去。

“爸……”

“不要叫我!我没这么好命!从现在起,你不再是我唐庆鸿的女儿,今后不准你再踏进唐家一步!”说完,他们夫妻俩便头也不回的走了。

室内再度恢复平静,钟雅君的心早已碎成片片。

她知道周围服侍她的服务人员,个个都对她投以轻蔑的眼光,还不时交头接耳的唾骂她。

“真没良心,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,连自己的好友都出卖,难怪她父母那么伤心……”

“那不就是她抢了自己好友的丈夫，还让那女孩子背上私奔的罪名，真够毒的……”

“那算什么，她连父母都可以不要了，抢了好友的丈夫又算什么，摧毁她的名声就更没什么了……”

“好狠毒的女人啊！亏她生得一张天使般的面孔……”

“那不就对了，你没听人家说，恶魔往往拥有一张天使般的面孔……”

“对对……”

钟雅君孤零零的僵坐在梳妆台前，周遭轻蔑嘲讽的言语，令她早已碎成片片的心，更加的粉碎成砂烬，她恨不得放声大哭，偏偏今天的泪腺特别绷紧，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；她想大声嘶喊，偏偏她的声带今天也发不出一丝声音来。

因此，她只能呆愣愣的坐在那儿，等待婚礼的来临。

“既然你父母临时有事不能出席，就由我这个新郎直接带你进入礼堂吧！”桑子荣柔情万千的说道，脸上还挂着一朵迷死人的笑容。

周围的人们，无一不羡慕新娘的幸运。而钟雅君却只是无知觉的将僵硬的手交给桑子荣，任他摆布，顺着他的命令，他的动作行事。

她知道他的柔情万千，温柔体贴都是在作戏，他要与会的宾客相信是他抛弃章绮萱，而不是章绮萱不要他，他是非常要

面子的……她更知道他是恨她入骨的……

不过,这一切都已经无关紧要了,钟雅君就像具没有心的美丽木偶,机械式的做着每一个动作。

会场灿烂夺目的灯光,喧哗嘈杂的人声,令钟雅君感到目眩不适,她只是本能的顺着桑子荣的步伐,一步步走向礼堂前方。

钟雅君感到眼前一片昏暗,双脚一软,然后便不省人事了。

“原谅我……”

钟雅君在痛苦的呻吟中醒来。

这是哪里?她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非常舒适柔软的床上。

床的右边有一个雕琢精细的梳妆台,旁边约莫五步的距离,是浴室的入口;另一面墙的右侧是隐藏式的衣柜和更衣室,左侧是一组豪华而完整的雷射音响组合。

床的右边,走下两层阶梯,连接的是一席长毛的地毯,上面摆设了一组意大利进口的真皮沙发,靠近落地窗台边,还有一张贵妃椅,由贵妃椅顺着视线的方向直视,便是门口。整个房间都是采粉紫色系的,几个明显处还贴着“喜”字哩!

显然这房间的一切都是按照章绮萱的喜好设计的。

钟雅君心中隐隐作痛。

如果今天的新娘子是章绮萱，那情况可就完全不同了。

她有些羡慕章绮萱，但却有更多的自怜。

房门被轻轻敲响。“少奶奶，你醒了吗？”

少奶奶？那是在叫我吗？

“少奶奶！”

“哦！我醒了，你请进来吧！”钟雅君连忙说道。

门被打开了，一个打扮轻巧，年纪和她相仿的女孩笑脸盈盈的出现在门口。

“少奶奶，如果方便的话，请你下楼来好吗？老爷和夫人要见你。”

“呃？你是说……”

钟雅君这才想起自己是在婚礼进行一半时昏倒的。

“我该怎么称呼你？”钟雅君对眼前这个笑容可掬的年轻女孩很有好感。

“我是小翠。”

“原来你就是小翠呀！”钟雅君非常高兴，“绮萱常跟我提起你呢！如果你愿意，请叫我雅君吧！”

“雅君……”小翠眼眶红，直向雅君扑过来，“对不起……为了绮萱小姐，让你受苦了，我……”她愈说就哭得愈伤心。

雅君的泪腺终于不再紧绷了，她压抑着自己纷乱的情绪，

连忙安抚小翠，“不！小翠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绮萱和唐促天的事是我心甘情愿的，而且，我还要谢谢你，要不是你帮忙，事情是无法这么顺利的。”

“雅君……”听雅君这么一说，小翠哭得更厉害了，“对不起，我没想到子荣少爷会以娶你做为报复……”

雅君总算有些安慰，至少，还有一个小辈是了解她的用心，体谅她的立场的，她的泪水开始夺眶而下。

小翠是章绮萱的贴身丫头。也是桑家中，唯一知道章绮萱和唐促天相恋的人。

“雅君！老爷和夫人他们……”

雅君一见小翠面有难色，便知定非什么好事，她深吸一口气，故作轻快，“我会小心应付的，谢谢你，小翠！”

桑文华是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绅士，他那张没什么表情的脸上，架着一副金边眼镜，令雅君讶异的是，从他身上竟然找不出一丝商人气味，倒是有着浓厚的书卷味儿。

雅君对桑文华的第一印象相当不错，虽然他始终低着头看他手上的书。

“我在跟你说话，你有没有在听？”

“呃！”雅君这才注意到正在大发雷霆的葛丽霏。她给人的感觉与桑文华正好相反，一脸精明刁钻，十足的商人气势，

雅君直觉桑家的大权是掌在这位正满脸不悦的桑夫人手上。

“很抱歉，我失态了。”雅君老实的道歉。

葛丽霁根本没把雅君的话当回事，毫不客气的将雅君从头瞧到脚，好像扫描器一样，雅君很讨厌这种感觉，但碍于立场，只好由她去。

“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勾搭上子荣的，你要知道，我本来相中的媳妇是绮萱，听说你还是绮萱的好朋友……”葛丽霁的鼻子差点儿没笑出气，雅君有些受伤的垂下头。

葛丽霁喝了一口茶，继续说道：“反正，只要子荣高兴就好了，我这个做妈妈的也不便过问你们这些年轻人的事，不过，你既然进了我们桑家大门，今后一切言行举止就得小心谨慎，不可丢了我们家的脸，否则……”她露出如蛇蝎般的表情。

雅君不禁瑟了一下，“我会谨言慎行的！”

“最好是这样。像今天的结婚大典。你的行为就很不妥当了，我当然不是说你故意晕倒，没见过大场面吓昏，我倒是能谅解，问题是也要看场合，是吧！”葛丽霁讲话的语气相当刻薄。

“我以后会小心……”雅君满腹委屈，却又不能发作。

“没事了，你回房去吧！”葛丽霁转向小翠，“小翠，以后就由你来服侍新少奶奶！”

“是！”小翠欢天喜地的答应。

雅君心里也很高兴，“谢谢……呃……”她不知该如何称呼葛丽蓉。

“你既是我们桑家媳妇，就跟着子荣叫我吧！”

“是！妈……妈妈！”雅君有些生涩不自在。

雅君斜倚在落地窗边，心中百感交集。

“促天，绮萱，你们现在好吗？”雅君喃喃自语。

从前晚帮助唐促天和章绮萱私奔，到昨天去找桑子荣负荆请罪，及至今天，成为桑家的媳妇……不到三天，如此仓促而草率地就改变了钟雅君一生的命运。

雅君眼前一片模糊，想起自己今后的处境，泪水便不争气的直直滑落。雅君并不是很爱哭的女孩她一向坚强又乐观，但是，眼前的处境实在无法令她有丝毫乐观之处啊！

双亲的不谅解，桑夫人的难缠，最重要的是今后将一生相随的桑子荣，他恨她！

雅君摇摇头。算了，不要想了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一切顺其自然吧！

这么一想，心里便好过些，雅君打开梳妆台右边的第二个抽屉，拿出她一直带在身边的日记，聚精会神的写着，这是她多年来的习惯。

半晌，她做完今天的“功课”，便把日记小心翼翼的收好，